6. 现代文明的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将全社会每个人的各别的自身利益，统一简化成了钱，将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本能，转化成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到有序的自由市场上去赚钱的动因。 资本的拥有者，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积攒财富的同时，也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社会提供创造财富的新的方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本能，转换成了人类获取改造，征服大自然的力量的无尽的源泉。

市场是社会生产有系统的分工合作的必然产物，是从事物资生产的各行各业互通有无，互相协调的场所。所以旧文明社会，也有市场。市场不但有，而且是旧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权力，维持市场秩序是和维护社会秩序同等重要的责任。杀人偿命，是维护社会秩序，欠债还钱，是维持市场秩序。在市场上，公权力必须尊重私有财产，必须禁止强买强卖，必须保证交易双方遵守已有的商业契约。

在有复杂的行业分工的社会里，以物换物的交易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人类发明了钱作为交易的媒介。有了钱，就出现了不是靠生产劳动，而是利用钱本身去牟利赚钱的商人。在公权力和社会大众的眼里，这帮子商人，不事生产，投机倒把，坑蒙拐骗，是市场和文明社会的寄生虫。但是，寄生虫有寄生虫的用处，有他们在，市场的运作，多了不少的弹性。市场要是没有了商人，还真不行。所以社会大众和公权力，都讨厌这帮寄生虫，但又拿他们没办法。对这些人，甚至于孔夫子的劳心劳力的分类都用不上。他们不事生产，肯定不是劳力者。但是说是劳心者吧，他们又不是公权力的一部分。这么一个奇特的不被公权力和社会大众认可的商人的群体，在欧洲，大多数是犹太人。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阴险狡诈，坑蒙拐骗的坏人，几乎都是犹太人。公权力需要钱了，就煽动公众对商人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去抢他们。西方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由来已久。在中国，也是全社会歧视商人。韩非子说他们是五蠹之一，社会的蛀虫。贾谊说他们从事的行业是末业，要压制，要打击。两千多年，朝代更迭。但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政府的政策，都是重农轻商。商业是贱业，再穷的读书人，也比富有的商人的社会地位高。

在旧文明中，钱和商品交易，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组成。再后来，公权力发现商人钱多了，也有独立的组织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所以钱是调动社会资源的一种有效的工具。在大统一的中国，经济政策，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用钱去调动社会资源，实际上是用商人的交易手段，用买卖自愿的方式去调动劳力者。这种方式，不能胁迫，不能强加于人，对公权力最多只能是辅助工具。再者说，在旧文明社会中，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是有限度的。公权力，特别是最高的公权力，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决定以武力剥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市场交易的本质是自愿而不是强迫。自愿的交易方式，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公权力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

现代文明就不同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出发点，是让有秩序的自由市场通过供需平衡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产品的价格，并通过产品价格的自我调节去间接地指导全社会的物

资生产和社会产出的分配。供需平衡之所以能够指导全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产出的分配，从根本上是因为它利用了每个人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避害趋利的本能。在以钱易物， 以物换钱的市场上，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必须是通过钱，而且也只能通过钱来实现。对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钱，就是自身利益。自身利益，就是钱。钱多了，就是资本。只要你有资本，你就可以调动社会资源，为你的自身利益服务。整个社会， 围绕着钱去运作。每个成年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把自己变成不停地与其它人交易的商人。要活下去，要活得好，就得想办法去赚钱。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的唯一的限制，就是你要守市场和社会的规矩。这规矩，就是法律。和旧文明的社会不同。现代文明社会的最根本的规矩，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公权力的。和旧文明社会的商人不同，你自己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挣来的钱，任何人，包括公权力，不能够从你手里拿走。这一条，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是现代文明的灵魂，是调动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的根本手段。这一条没有了，个人就失去了通过自身的努力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就消失了。生产力的进步，就成了空话。

在现代文明里，个人生活所需要的，所想要的一切物资，都是明码标价的商品。每个人必须手中有钱，才能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钱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要靠自己用劳动去挣。劳动也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是社会没有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分工。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一份工作，每一份工作你必须做什么，能挣多少钱，你自己去跟要使用你的劳动的雇主谈。 双方同意，你就有了一份工作。赚了钱，你就能去买你需要的，想要的东西。你自己的劳动，你自己决定卖给谁。但是出卖劳动，只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卖了，而且在这段卖给别人的时间里，你帮你的雇主干什么，要事先讲好，双方同意。同一个人，同样的劳作，今天你卖给了这个人，明天那个人出更好的价钱，你可以换雇主，给出价高的人干。这叫做卖艺不买身。在大多数情况下，雇你的人，也是给别人干活挣钱养家的。在这种环境里，雇主对你的工作不满意，分分钟炒你的鱿鱼。你对雇主不满意，随时也可以炒他的鱿鱼。这是文明社会人格上人人平等的基础。

你能挣多少钱，要看你能干什么，干得好不好。这就是要看你的劳动技能。你的劳动技能也是商品，供需平衡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在劳动力市场上，调节你的劳动技能的价格，间接地指导整个社会去调整拥有各种当前的社会物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技能的人数。同样的技能，对有些人学起来很容易，对有些人却很难。学什么样的赚钱的技能，你自己决定。这样的制度鼓励人去学对你来讲相对容易的技能。 这就是人尽其能了。

现代社会里，也有不愿意出卖自己的时间和技能去帮别人做事的。这帮人里面，有做小买卖糊口的，也有想干点新鲜的，干以前没人干过的事发财的。不过你要是这么干，第一你得有新招，第二你得有余钱，第三你得有胆量。钱你可以慢慢攒，也可以找其他人借。不管是自己攒的还是借的。这就是资本了。有资本了，你就可以雇别人帮你做事，做出东西来，你就拿到市场上去卖。你能赚到，就发财了。如果你的新招不管用，赚不到，你就得破产，什么也没有了，还欠了一堆债， 自己吃饭也成了问题。这些人里面，十个有九个破产，最多只有一个发财。但是发财的诱惑，实在太大，而且破了产的，你也看不见。看到

的，都是发财的。 所以现代社会从来不缺这种玩命想发财的人。但即使发了财，也停不下来，还得不停地想新招。因为你以前发财的招，别人看到了，都在学。没有新招，过一阵子，又赚不到钱了。 自己想不出新招，就雇别人帮你想。就把手里的钱，借给有新招的人。这帮子玩命想发财的人，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家了。在约瑟夫薛盘德那儿，他们被称为创业者 (Entrepreneurs)。不管叫资本家还是创业者，说这帮子人不劳而获，是胡说八道。他们是现代社会生产力不停顿地向前发展的推手。整个社会的经济设置，把钱和个人利益等同起来，鼓励你赚钱发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钱是推手。这里让我们再重复一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也就是公权力不可以侵害个人财产的原则，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根本。只要自己玩命赚来的钱，有可能被别人或者是公权力拿去，再去拼命赚钱，就是傻子了。这世上，没有这样的傻子。

约瑟夫薛盘德 （Joseph Schumpeter），是二十世纪思想最深刻的经济学家。他早年信马克思，但是怎么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的巨大财富，都是劳工阶层的剩余价值。他后来想明白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的提升。而将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推手，就是这帮他说的创业者们。他还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有一种非凡的能力。那就是无论现有的生产方式有多么强大，只要有更好的新的生产手段出现，旧方式就会自然而然地退出。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创造性毁灭 (creative destruction)。新旧更替，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创造性毁灭的近例，包括数码相机的兴起和柯达公司的没落，网购的兴起和门店的衰落。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好用。现代文明的生产方式在不停地变化，但是上层建筑不需要跟着变。可惜这位老先生，最后还是落了马克思的俗套，也相信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他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有尽头。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他的那帮玩命赚钱的创业者们就没了玩命的动因。那时候生产方式稳定了，就可以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了。要是他活得长，看到社会越富，玩命赚钱的人越多的今天，不知道要怎么自圆其说。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将全社会每个人的自身利益，统一简化成了钱，将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本能，转化成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到有序的自由市场上赚钱的动因。薛盘德的创业者们，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积攒财富的同时，也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社会提供创造财富的新的方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文明社会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本能，转换成了人类获取改造，征服大自然的力量的无尽的源泉。

但是，有序的自由市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本能，是人类所有的邪恶的源头。在自由市场上交易的人，本能的行为冲动，不是守规矩，而是能偷则偷，能抢则抢。人不偷抢，是因为有公权力在。在一个鼓励个人发财的市场上，公权力的格外强大的执行力和无时无刻的存在，比什么都重要。然而，公权力是胁迫的同意词。掌握公权力的人，他们的行为本能，还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有了胁迫别人的权力的人，自然就会用

他们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牟利，而不是全心全意的去维持市场秩序。所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存在的基本条件，是一个无比强大的，但是又没有能力为自身牟利的公权力的存在。这样的公权力，只能从我们下一节要讨论的分权制衡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中产生。